



Graham Greene

Short Stories

格林短篇小说选



内 容 提 要

格雷厄姆·格林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格林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本书所选的格林的八篇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时期西方社会的风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伦三岛的芸芸众生,以及战后失望、幻灭的情绪等等,都在格林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表现。格林的短篇小说在语言上为读者提供了洗练、生动、规范的学习材料,还可以启发、促进读者进而阅读这位作家的长篇作品。

本书可供具有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以上英语程度的读者阅读。

英美现代文学注释丛书

格林短篇小说选

(英汉对照)

〔英〕Graham Greene 著

潘绍中译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安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03-3/H·2

1988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8 千

印数 74500 册

印张 7 1/2

定价: 1.55 元

当代西方文明的剪影

——谈格林和他的短篇作品

在当代英国文坛上，格雷厄姆·格林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创作，共发表二十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其他作品。他以描绘当代西方文明的生动画卷，赢得了“当今按照艺术小说传统进行创作的主要英国小说家^①”的美称。

关于他的短篇创作，格林曾说，“我的短篇故事可以看作是躲避小说家的世界的遁世之作——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称为游戏文章^②……”另一方面，他又说，“现在认识到，其实我从头都一直是个短篇小说作者”，“我认为，我从未写过比《破坏者》、《孤注一掷》……更好的作品了”。这两段话似乎相互矛盾，其实正好说明了格林的短篇作品和他的长篇小说的关系以及这些短篇本身的价值。

—

毫无疑问，格林主要是个小说家；短篇故事对他的创作来说只占次要的地位。因此，要了解格林创作（包括其短篇）的意义，就必须对他的主要长篇作品作一个概略的研究。

格雷厄姆·格林于1904年10月2日出生于英格兰赫特福德郡的伯肯斯特德。他从小在父亲任校长的当地学校上学，却十分厌恶传统的教育制度，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毕业后他进了牛津大学攻读历史，但热心写作，主编过学生杂志并在获得学位后即从事新闻工作。1929年，

① 见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71年9月17日关于格林小说全集的评论。所谓“艺术小说”指英国文学中自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以来创作严肃文学作品的传统而与追求印数或新奇的通俗小说有别。关于格林的创作及其全面评价，请参见拙著《当代西方文明的剖析者——格雷厄姆·格林》，载《译海》杂志1984年1月号。

② 引自格林的自传《逃世种种》(Ways of Escape, 1980)第九章第一节。以下本文中凡引自这本自传的原话，不再注明出处。

他于第一本小说《内心的人》出版后辞去了《泰晤士报》副编辑的职务，成为专业作家，但仍一直为报刊撰稿或采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从1941年到1944年曾在英国宣传部、外交部工作，此后仍投身创作。从1966年起，格林一直定居于法国的皇维埃拉地区。

纵观格林五十余年的创作，他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总是极其敏锐而深入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题材之新颖、多样，范围之广阔、具体，笔触之真实、生动，在当代英国作家中确为罕见^③。格林在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就成功地再现了三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勾画了一个肮脏、阴暗、残酷的世界，其中充满了暴力与欺诈，恐惧与背叛，人们只有在死亡或自戕中求得解脱。他的头一部成功作品《斯坦布尔列车》(1932)通过一个情节紧张的间谍故事，塑造了社会人物的群像；《这是个战场》(1934)抨击了西方的虚伪司法制度；《英国造就了我》(1935)则揭示了工业大亨的欺诈和狠毒。《一支出卖的枪》(1936)这个惊心动魄的杰作曲折地反映了欧洲动荡的根源；在《密使》(1939)中，人们接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先声——西班牙内战和围绕它的国际阴谋；而通过《恐惧部》(1943)，人们看见德国空军轰炸下英伦三岛上发生的恐怖和谋杀……

不仅如此，格林在揭示社会现实的同时，总是深入地探索生活其间的人的心灵，从而暴露这种现实的实质。他的第一本小说《内心的人》是他唯一的历史题材作品，但他着力刻画的却是主人公自我与环境的冲突、信念与背叛的矛盾这样一个颇有当代特点的主题。他的这种探索给他此后的创作增加了深度与广度。他的名著《布赖顿硬糖》(1938)正是通过揭示少年罪犯平基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展现了在动荡、暴烈、肮脏的三十年代，人被这种环境所左右、所毁灭的可悲情景，激起了广大西方读者心灵的共鸣。

格林进入四十年代以后更深入地探讨了西方人们的内心矛盾并把这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开始了他的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有的评论家据此称他为“第一个用英语写

③ A. C. 马歇尔在《评格雷厄姆·格林的创作》一文中说，“在活着的英国小说家中，很少有人像格雷厄姆·格林那样从每天的报纸中得到那么多的素材。”见《地平线》杂志1940年5月号。

作的重要天主教作家^④”。但是格林自己却一再反对称他是“天主教作家”的说法，他表示：由于他要忠于自己作为作家的想象，就不能不对他的教会有所“不忠”^⑤。

格林的宗教题材小说《权力与荣耀》（1940）是一个例子。尽管小说写的是当时墨西哥镇压天主教的内容，真正有血有肉的却是教会的唯一代表，一位“威士忌神父”：他酗酒通奸、懦弱无能、东躲西藏，还为教徒祈祷祝福！难怪没有人能从格林的作品中得到宗教的信念，而梵蒂冈教廷还对《权力与荣耀》发出了正式谴责。

但是格林毕竟是个天主教徒。他在探索人和社会的本质时往往联系到宗教的命题（特别在这一时期），得出人的原罪等抽象人性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与深刻性。他的名著《问题的症结》（1948）实际上通过主人公奉公守法得不到提升、生活检点得不到幸福，而一旦违法、背教就事事如意，却又无法摆脱精神上的矛盾和苦闷这个故事，反映了西方社会中信念与现实的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的幻灭情绪，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作者过多地强调了主人公的“恻隐之心”和宗教“沉沦”，反倒削弱了故事结局的可信性。

随着五十年代的来临，开始了格林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世界（特别是亚、非、拉）的剧烈动荡和冲突吸引着格林，使他的创作呈现了另一个盛期。其中，《沉静的美國人》（1955）生动地再现了印度支那地区的风貌和冲突，揭露了老殖民主义的腐朽和新殖民主义的干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战后踌躇满志、企图取代老牌帝国主义而统治世界的美国的必然失败。

格林六十年代的杰作《一个病毒尽发的例子》（1961）突出地通过一个红得发紫的建筑师在厌倦一切时被人们所竭力巴结，而在开始转变、有所寄托时却遭到诽谤、死于非命的具有讽刺意义的经历，强烈地谴责了战后充斥西方社会的庸俗、势利、妒忌和恶意。由于小说揭示了这一切罪

④ 例如《国际百科全书》对格林的评价（1980版）。

⑤ 见格林《我为何写作》（1948），转引自戴维·洛奇《格雷厄姆·格林》一书（Graham Greene, 1966）。

恶都是通过宗教外衣来进行的，可以认为这正是格林长期以来从宗教观点探索社会问题(尤其是人们的内心)、又用社会现实来检验宗教信念所得出的结论：也许，这要算是作家对他皈依的天主教会最大“不忠”；然而，这也正是他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最大忠实。

格林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仍以这种现实主义的笔触，在一系列长篇作品中勾划当代西方文明的种种侧面：《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丑角们》(1966)、《随姨母旅行》(1969)、《荣誉领事》(1973)、《人的因素》(1978)。特别是《日内瓦的费舍尔博士或炸弹宴会》(1980)一书，无情地鞭挞了西方“上层社会”在精神上的空虚和卑劣，宣布了西方文明所追求的理想破灭和它在道义上的崩溃。这说明：年近八十的格林在挥笔文坛半个多世纪之后，仍在一如当初地奋力于他始终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事业。

二

虽然格林主要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他写的其他类型作品，数量也很可观，在英国文坛上占据了颇为重要的地位。他曾到拉美、非洲、亚洲和东、西欧各地游历，写过三本游记；他一生中写了大量书评、影评和杂文，出过好几本杂文集；他还写过几本剧本和两本自传。特别是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格林几乎从创作长篇小说之初就开始写短篇，其创作动机往往是“为了逃避成年累月地与(长篇小说的)人物共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遁世之作”；或者是借以抒发作家当时当地的心情，因而又颇有一些“游戏文章”。但是，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往往更集中、更突出地反映了作家对时代和生活的感受，实际上成为一本“快照影集”，成为格林庞大著作的一个“纵切面”，具体而微地显示了他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剖析。

格林的第一部短篇集子《十九个故事》(1947)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集子选载了格林从二十年代末以来几乎二十年间的短篇作品，后来又删去两个，增加了四个战后作品，而于1954年作为《二十一个故事》再版。人们从这里可以窥见二十年代英国社会的风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

机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伦三岛的芸芸众生和战后的失望、幻灭情绪。这种对时代、对生活的剪影，同样构成了他的另外两本短篇集子《真实感》(1963)和《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1967)的特色。读者目前看到的这本《格林短篇小说选》，正是试图保持格林短篇的这种特色，从他各个时期短篇中撷取二、三代表作品，以短短的八个短篇(占格林已发表的定作的五分之一)，来向读者提供格林剖析西方文明的剪影。

不仅如此，格林的短篇由于是抒发作家当时当地的心情、感受的产品，往往不事雕琢，不受他的长篇的惊险情节或宗教哲理的约束，从而更鲜明地表现了作家的洞察力和艺术特点。格林说，在他的长篇未能摆脱摹仿、因循的窠臼的最初年月，他的短篇已“具有我最早几本小说所特别缺乏的特色：简明的语言和对实际生活的感受”。而在他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创作之后回顾自己的作品时，他又说，“我认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比《破坏者》、《孤注一掷》……更好的作品了”。即使从我们编选的这个短短的集子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十年代大危机中那种走投无路、彷徨苦闷的情绪在《孤注一掷》(1936)中描写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不是他的其他作品所能达到的，而其中对西方道德以至宗教教条的挑战，又可以说预示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一个病毒尽发的例子》(1961)的结论；而《破坏者》(1954)所描述的战后一代精神上无所寄托，以至在盲目破坏中进行发泄的变态心理，恰恰是战后西方文明精神极度空虚的写照，又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费舍尔博士》(1980)中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呼应。同样，人们可以看见，《周年纪念》中的没落、颓唐，《强中自有强中手》中的假冒、欺诈，《工作的人们》的昏庸、扯皮，《特殊责任》的自欺欺人，虽然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环境，却是西方社会中常见的典型现象。尤其是《梦入异乡》中的奇特情景和鲜明对照，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冷漠和势利，显示了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国度”，即存在着贫、富，贵、贱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有的短篇虽不直接触及西方文明，却抒发了某种夕阳西下、无比凄凉的情绪(如《花园底下》，1963)，某种百无聊赖、极度空虚的心情(如《八月里价钱便宜》，1967)，或勾划某种人物的心理、感受或经历

(如本书收进的《视若无睹》)，也丰富了人们对西方社会芸芸众生的了解，起到了“剪影”的作用。

三

格林在创作艺术和语言风格上颇有其独特之处，概括起来，可以说在忠于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进行了富有时代特点的创新。

格林善于编排情节，在长篇小说中往往以紧张曲折、跳跃突兀的故事取胜，不妨说汲取了惊险小说的手法；而在短篇作品中则从容不迫，如行云流水一般，于不事雕琢之中寓发人深省之意，别有一番笔法。格林善于渲染气氛，往往借用异国情调来烘托人物心理，但又不放慢故事进展的节拍，符合现代读者的欣赏兴趣。在运用文字上，格林的风格以洗练、清新见长，着重于表达内容的需要，而不落俗套，不袭陈言，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但是，格林在创作风格上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首先把电影艺术的手法生动地运用于小说的创作，找到了一种符合时代需要，发挥自己所长的艺术手段。这一特点在本书所选的各篇中比比皆是：作者运用电影的特写镜头、蒙太奇手法，“闪回”（即所谓“倒插笔”）、画外音……取得了形像鲜明、层次清晰、节奏较快、效果统一等特色。例如，《视若无睹》中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在一群日本绅士的烘托下，时隐时现地传到叙述者耳里，显得错落有致、详略适度，而又生动幽默、栩栩如生，活像一组穿插组合的电影镜头！《孤注一掷》的写法，更像一部电影分镜头脚本。一开始，读者便似乎随着摄影机的镜头，看到利弗先生的头撞到天花板上，接着扫过屋内的种种情景（仿佛黑暗中还可听见耗子的欢跳），然后延伸至户外，掠过一片茅屋，瞥见莽莽西非丛林。这时又是一个特写镜头：一个手持火把、挨家送火的衰老愚昧、疾病缠身的女人。随后，镜头又闪回利弗先生身上。读者不禁想到：这个上年纪的白人来到这落后、荒茫的丛林中干什么呢？我们似乎看到了银幕上出现的利弗先生写信的笔迹（是用变色铅笔写的），听到了利弗先生苍老、单调却又诚挚的画外音：最亲爱的埃米莉……。

格林小说艺术的另一特色是利用广泛游历所积累的素

材，给故事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异国情调，突出了故事的主题，增加了情节的吸引力。例如上述《孤注一掷》中关于西非丛林的描写，突出了利弗先生走投无路的可悲处境，激化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故事结局的悲剧性。又如《梦入异乡》中关于北欧雪景和静谧的乡村生活的描述，反衬出为将军祝寿的“热带”赌国情景的离奇和穷苦病人如入异乡、求生不得的悲惨结局。甚至在《视若无睹》中，一群日本绅士的奇特场面，也为说明女主人公的性格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这种写法，很自然地使读者回想起格林的《问题的症结》、《沉静美国人》等长篇作品的气氛。

* * *

总之，格林的短篇小说不但本身具有展示当代西方文明的“剪影”作用，在语言上为读者提供了洗练、生动、规范的学习材料，而且还可以启发、促进读者进而阅读这位当代英国文坛主要小说家的长篇作品，——这正是我们编注这本选集的目的。至于本书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还有待于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潘 绍 中

1983年6月于外交学院

目 录

1. 孤注一掷 A Chance for Mr. Lever..... 2
2. 周年大庆 Jubilee44
3. 强中自有强中手 When Greek Meets Greek.....62
4. 工作的人们 Men at Work..... 102
5. 破坏者 The Destructors..... 120
6. 特别职责 Special Duties..... 162
7. 视若无睹 The Invisible Japanese Gentlemen.....180
8. 梦入异乡 Dream of a Strange Land 192

A Chance for Mr. Lever¹

MR. LEVER knocked his head against the ceiling and swore. Rice was stored above, and in the dark the rats began to move. Grains of rice fell between the slats on to his Revelation² suitcase, his bald head, his cases of tinned food, the little square box in which he kept his medicines. His boy had already set up the camp-bed and mosquito-net, and outside in the warm damp dark his folding table and chair. The thatched pointed huts streamed away towards the forest and a woman went from hut to hut carrying fire. The glow lit her old face, her sagging breasts, her tattooed diseased body.

It was incredible to Mr. Lever that five weeks ago he had been in London.³

He couldn't stand upright; he went down on hands and knees in the dust and opened his suitcase. He took out his wife's photograph and stood it on the chop-box; he took out a writing-pad and an indelible pencil: the pencil had softened in the heat and left mauve stains on his pyjamas. Then, because the light of the hurricane lamp disclosed cockroaches the size of black-beetles⁴ flattened against the mud wall, he carefully closed the suitcase. Already in ten days he had learnt that they'd eat anything — socks, shirts, the laces out of your shoes.⁵

1. A Chance for Mr. Lever: (直译) 利弗先生的一个机会。这篇故事写于 1936 年, 后收入《十九故事集》(*Nineteen Stories*, 1947)。 2. Revelation: 当时的一种皮箱牌子。注意: 这一段由近及远的描写, 借用了电影艺术的手法, 犹如镜头的延伸一样, 这是格林小说技巧的一大特点。 3. It was incredible ... in London: 这种时间和地点上的鲜明对比, 使读者自然而然地

孤 注 一 擲

利弗先生的脑袋撞到了天花板，疼得他骂出声来。顶上堆放着大米，天一黑，耗子就东窜西跳。米粒从顶棚木条的缝里落下来，掉在衣箱、罐头板框和他的秃头上，也撒在方形的小药箱上。他的跟班支好了行军床和蚊帐，在门外潮湿、暖和的夜色中摆好了他的折叠桌子和椅子。放眼望去，尖顶茅屋逶迤漫延，直至森林的边缘，有个妇女正手持火把、挨家挨户地送火。摇曳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衰老面容、耷拉的乳房和刺满花纹、疾病缠身的躯体。

利弗先生简直难以想像，仅仅五周以前自己还在伦敦居住呢。

他无法站直，只好跪在地上，打开了衣箱。他取出妻子的照片，把它立在食品箱上，又拿出一叠纸和一支耐久铅笔：由于天热，铅有些发软，在他的睡衣上染上了紫红的斑点。然后，他仔细地合上箱子：在马灯下，他已看到贴着土墙有好些大个儿的蟑螂。他才过了十天就明白这些蟑螂什么都吃：袜子、衬衫，连鞋带都不放过。

产生了悬念：利弗从大都市来到万里之外的丛林是为了什么？
4. cockroach: 蟑螂亚目的通称；black-beetles 或称 oriental cockroaches 为其中较大的一种。the size of black-beetles 在这里作 cockroaches 的定语，相当于 as big as black-beetles (跟黑蟑螂一般大)。5. the laces out of your shoes: 与前面的 socks, shirts 一样，这是 anything 的同位语，= they'd eat the laces out of your shoes (会把皮鞋的鞋带都吃掉)。your, you 一类代词往往可用于指“人们”，中译时不必译出。

Mr. Lever went outside; moths beat against his lamp; but there were no mosquitoes; he hadn't seen or heard one since he landed. He sat in a circle of light carefully observed. The blacks squatted outside their huts and watched him; they were friendly, interested, amused, but their strict attention irritated Mr. Lever. He could feel the small waves of interest washing round him, when he began to write, when he stopped writing, when he wiped his damp hands with a handkerchief. He couldn't touch his pocket without¹ a craning of necks.

Dearest Emily, he wrote, I've really started now. I'll send this letter back with a carrier when I've located Davidson². I'm very well. Of course everything's a bit strange. Look after yourself, my dear, and don't worry.

"Massa³ buy chicken," his cook said, appearing suddenly between the huts. A small stringy fowl struggled in his hands.

"Well," Mr. Lever said, "I gave you a shilling, didn't I?"

"They no like," the cook said. "These low bush people."

"Why don't they like? It's good money."

"They want king's money," the cook said, handing back the Victorian shilling. Mr. Lever had to get up, go back into his hut, grope for his money-box, search through twenty pounds of small change: there was no peace.

He had learnt that very quickly. He had to economise (the whole trip was a gamble which scared him); he couldn't afford hammock carriers. He would arrive tired out after seven hours of walking at a village

1. He couldn't ... without...: 这是用双重否定(“不能…而不…”)来表示强调(“只要…就会…”)的句型。按: 西方人注重个人私事不受干扰(即 privacy), 讨厌别人干涉。 2. Davidson:

利弗先生走出门外；飞蛾不断地向灯上扑来，却没有蚊子；他上岸以来还从未见过蚊子，也没有听到蚊子叫。他在灯下坐下，马上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黑人们蹲在自家茅屋外面，瞧着他，态度友善、好奇、饶有兴味，可是利弗先生却因为他们一个劲儿盯着自己而颇为恼火。他能够感到：无论他开始写信，还是停下笔来，还是用手帕擦擦手上的汗，都引得周围人们的兴趣象一阵又一阵的浪潮袭来。他连伸手碰一碰自己的口袋，都招得人们伸长了脖子使劲地瞧他。

最亲爱的埃米莉，他写道，现在我可真有门儿了。等我找到戴维逊，我就派个脚夫回去把这封信发了。我的身体很好。当然，这里的一切都有点陌生。亲爱的，你要多多保重，不要担心。

“老爷买鸡，”他的厨子突然从茅屋之间钻了出来，对他这样说。一只又瘦又小的鸡在他手里拼命扑腾。

“唔，”利弗先生说，“我不是给了你一先令吗？”

“他们不喜欢，”厨子说，“这些乡巴佬。”

“他们干吗不喜欢？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洋钱。”

“他们要国王的洋钱，”厨子一边说，一边把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一先令递了回来。利弗先生只好站起来，走向茅屋，摸到钱箱，然后在二十镑零钱里找了起来——唉，总也太平不了。

这些事他很快都明白了。他得省吃俭用（这回出差本身就是一次让他胆战心惊的赌博）；他雇不起抬滑竿的脚夫。每天，他得走七、八个钟头，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连名

他是何人？利弗为何千里迢迢去找他？读者的悬念加深了。 3. massa: (非规范发音) = Master。下面非规范英语不构成理解困难者均不加注。

of which he didn't know the name and not for a minute could he sit quietly and rest. He must shake hands with the chief, he must see about a hut, accept presents of palm wine he was afraid to drink, buy rice and palm oil for the carriers, give them salts and aspirin, paint their sores with iodine. They never left him alone for five minutes on end until he went to bed. And then the rats began, rushing down the walls like water when he put out the light, gambolling among his cases.

I'm too old, Mr. Lever told himself, I'm too old, writing damply, indelibly¹, *I hope to find Davidson to-morrow. If I do, I may be back almost as soon as this letter. Don't economise on the stout and milk, dear, and call in the doctor if you feel bad. I've got a premonition this trip's going to turn out well. We'll take a holiday, you need a holiday, and staring ahead past the huts and the black faces and the banana-trees towards the forest from which he had come, into which he would sink again next day, he thought, Eastbourne²; Eastbourne would do her a world of good; and continued to write the only kind of lies he'd ever told Emily, the lies which comforted. I ought to draw at least three hundred in commission and my expenses. But it wasn't the sort of place he'd been accustomed to sell heavy machinery in; thirty years of it, up and down Europe and in the States, but never anything like this. He could hear his filter dripping in the hut, and somewhere somebody was playing something (he was so lost he hadn't got the simplest terms to his hand³), something monotonous, melancholy, superficial, a twanging of palm fibres which seemed to convey that you weren't happy, but it didn't matter much, everything would always be the same.*

1. indelibly: 这里指“用 indelible pencil 写字”,有幽默意(说明他的主观愿望)。 2. Eastbourne: 伦敦以南约九十公

字也叫不上的村子，早已累得精疲力竭，连静静地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都不成。他得和酋长握手，找间茅屋住下，收下送来的他根本不敢沾唇的棕榈酒，给脚夫们买米买油，发给他们泻盐和阿司匹林，给他们的疮疤涂碘酒。他们连五分钟也不让他太平，一直要他忙到上床睡觉时为止。然后，耗子该开始闹了；灯一灭，耗子就像下雨似地从墙上窜下，在箱子中间活蹦乱跳。

我已经太老了，利弗先生自忖，我已经太老了，一面又用耐久铅笔潮乎乎地写着：我希望明天能找到戴维逊。要是找到了他，我也许可以紧跟着这封信回来了。亲爱的，别舍不得喝黑啤酒和牛奶，觉得不舒服就叫医生来看。我有预感，这回出差一定马到成功。咱们一起去度假，你是需要出去度假了。他的目光越过周围的茅草屋、黑脸孔和香蕉树，直愣愣地瞧着他刚从其中出来、明天又要进去的森林，心里想到了伊斯特本——对，到伊斯特本去一趟会对她的身体大有好处——于是又接下去写；他一生对埃米莉只扯过这种谎，都是为了让她们宽心。我的佣金和费用最少可以挣三百镑。不过，这里可不是他惯于推销重型机械的地方；他干了三十年，走遍了整个欧洲，去过美国，可是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地方。他能听见他带的过滤器在茅屋里滴着水，还听见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弹着一种乐器（他茫然若失，连最简单的名称也记不起来）——那人拨拉着棕榈筋做的弦，弹着某种单调、忧郁、肤浅的曲子，仿佛在说：你是不幸的，可也没有多大关系，到头来一切都是一样。

里处的滨海胜地。

3. got ... to his hand: 手头上有; 就在手边上; 随时可以想起。

Look after yourself, Emily, he repeated. It was almost the only thing he found himself capable of writing to her; he couldn't describe the narrow, steep, lost paths, the snakes sizzling away like flames, the rats, the dust, the naked diseased bodies. He was unbearably tired of nakedness. *Don't forget* — It was like living with a lot of cows.

"The chief," his boy whispered, and between the huts under a waving torch came an old stout man wearing a robe of native cloth and a battered bowler hat. Behind him his men carried six bowls of rice, a bowl of palm oil, two bowls of broken meat. "Chop¹ for the labourers," the boy explained, and Mr. Lever had to get up and smile and nod and try to convey without words that he was pleased, that the chop was excellent, that the chief would get a good dash² in the morning. At first the smell had been almost too much for Mr. Lever.

"Ask him," he said to his boy, "if he's seen a white man come through here lately. Ask him if a white man's been digging around here. Damn it," Mr. Lever burst out, the sweat breaking on the backs of his hands and on his bald head, "ask him if he's seen Davidson?"

"Davidson?"

"Oh, hell," Mr. Lever said, "you know what I mean. The white man I'm looking for."

"White man?"

"What do you imagine I'm here for, eh? White man? Of course white man. I'm not here for my health." A cow coughed, rubbed its horns against the hut and two goats broke through between the chief and him, upsetting the bowls of meat scraps; nobody cared, they picked the meat out of the dust and dung.

1. chop: (西非英语)食物。又如 chop-box (食物箱)。2.